明三元太傅商文毅公年譜卷之二

元孫板倫編　來孫之彝之甸之巖之都校

分紀

景皇帝改元景泰庚午公年三十七歲

正月十六日

上命公兼

經筵官進講

○按言行錄云景泰元年正月十六日景廟雖當多事之秋即開

京師圖書館珍藏

經筵聽講誠可為致孜于古道者公講尚書典謨推
演明悉敷論細詳末復規諷
聖上極是懇切各各嘆賞稱美家
錫宴及衣服楮幣等物

三月初四日

賜公敕命以前任修撰贈父如其官母封太安人金盧
氏封安人

○謹按
敕曰國家簡文學之士列職于翰林而備撰編脩檢
討謂之史官固以備紀載之公而傳信于天下後
世其預論思于宥密者所係尤為甚重茲惟遴選
不輕畀人爾翰林院脩撰儒林郎商輅發身賢科
早魁廷選授以斯職克効勞勤簡在朕心俾參論
命端重恭謹其副所期茲特錫之勅命以示褒
於戲古之論臣史者蓋曰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
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
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稱而況于居秘閣者乎往
益懋懋究我訓詞尚有顯秩以需爾成欽哉
敕曰朕于任職之臣既推恩于其親而又榮及其配
者所以明國典而厚人倫也爾翰林院脩撰商輅
妻盧氏克謹婦道以相其夫致能盡心于職茲特
封爾為安人祗服榮恩益勤內助欽哉
敕曰朕惟為人子者孰不欲顯揚其親肆子之賢而
能宣力効職者朝廷必推恩以報之所以遂其顯
親之心而勸天下之為孝者也爾翰林院脩撰商
輅父仲瑄秉德植行未罄厥施致有賢子為國近
侍雖祿養弗逮而恩典宜加茲特贈爾為儒林郎
翰林院脩撰霧爽不昧尚克歆承
敕曰國家制推恩之典以寵任事之臣其能盡心于

職務者則必榮及其親所以示寵加而勸忠孝也
爾翰林院脩撰商輅母解氏德善著於閨門儀範
表於宗族克生賢子為國近臣推原本原宜崇褒
典茲特封爾為太安人服此榮恩永綏壽祿

八月初六日陞翰林院學士公具疏辭

上諭曰今開經筵正資顧問爾尚懋稱母徒謙讓

初八日也先率頭目五百騎護送

上皇回鑾

十三日

上命公迎候居庸關請

旨發行公亦具有回鑾疏

十四日

上皇至關鴻臚卿楊善引公見進呈

詔書回鑾疏

上皇覽畢諭旨曰商輅是我取的狀元我昨日在宣府已
着許彬寫一道勑發去了你今還與我寫兩封書一
封奉
娘娘一封與我兄弟說我今日到此明日進城教

娘娘們喜歡公遂寫書進呈稱
上旨意蒙賜酒果馬匹

十五日隨
上皇駐蹕唐家嶺

十六日
上皇自東安門進
上迎拜
上皇答拜各述被受之意惟遜良久送
上皇至南宮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按上所述皆王公獻所狀行實仍言行錄備載云
鑾輿既還護送勇使同至衆議先一日于
奉天門賜宴次日就
南內賜宴公曰虜人此舉實伏大義若令進
南內宴彼見另居一處未免退有後言不若兩宴俱
就
文華殿示以彼此無間之意庶可服其心太監興安
以聞
景廟大怒急召公等赴
文華殿面詰曰我不曾要做
皇帝衆人勸我做如今又要怎麼衆皆不知俱不敢言
石亨曰有甚麼說話的碎碎欲了他于公謙曰大
事已定便有一言半語亦不必聽但要事體得宜
便是於是

天威始霽賜群臣酒飯陳公循高公穀與公聯坐嘆曰這頓酒飯從眷梁上喫下去意在因公之言險此被累也殊不知爲人臣子當言則言畢竟兩宴俱就

文華殿焉

九月十三日奉

勑侍講

經筵

○謹按勑曰朕以渺躬祗膺天命嗣承祖宗大統臨御兆民顧惟負荷之可勝必由問學之能敏茲以九月十六日御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與爾輅并侍讀學士劉炫吏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國子監祭酒蕭鎡左春坊左諭德趙琬兼經筵循穀淵并爾輅日侍講論翰林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六經載帝王之道而萬古仰治教之則以我

祖宗之聖尚猶銳精于斯況朕安所務而不然卿等其務端心竭誠相與講論臻其極至毋隱且徇徒事虛名必二帝三王之蘊奧得于心而施于行俾四方萬國之廣遠彙其德而被其澤斯足以副朕之素志欽哉故諭

○按言行錄云景皇帝方在投戈之暇而乃留心文學今年正月輙已

開講矣至是復孜孜分直侍講其志于法古為何如耶九月十六日公講尚書五子之歌第一章予視天下一節句句敷析明顯字字訓釋的確至末援引堯舜禹湯反覆規喻委曲諷諫不惟詞旨簡明而且語音洪暢

聖心悅懌聞者稱善蒙賜白金冠帶襲衣而退

二年辛未公年三十八歲

三月奉

上命廷試吳匯等二百人

○按行狀云公仕於朝二十年餘皆清嚴密勿之地嘗主考會試者一爲廷試者五讀卷官皆稱得人此蓋其被命廷試之首云

五月直證盧忠罪

○按言行錄云景泰辛未夏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體

上怒殺中官院浪等衛欲窮治不已公與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子如何聽信他壞了大體傷了習肉之情急須止之為是誠等入奏後追問忠果為供養真武香火菩薩得其通報由是盧忠以妄言伏誅衆悉無累

十月奉

勑同尚書陳循日侍

經筵講論

○按行狀云公每遇
經筵講論詞語切當敷奏詳明及末後必於書意之
外罕譬古今事理爲以感動
上心故得往往稱善屢沐襲衣楮幣之錫

三年壬申公年三十九歲

三月初一日長子廷廣舍人卒

○按譜畧云景泰庚午冬爲冢嗣廷廣舍人聘嘉興
少保于宗立公之女今未娶而卒壽十八

力挽易
儲不從

○按言行錄云景泰壬申三月初一日早朝罷公以
長子病篤先出俄聞

內廷宣召公急趨
闕下則見太監王誠等與學士陳公循等同坐有一
本在案棹上王誠等見公一到即起身說通政司
進這本
上特着來計議衆先生都看過了只等先生來公乃展
疏一閱係廣西逆賊黃珹所言移易
儲位事閱畢王誠慌忙說如何主張公拱手言曰這
是
朝廷大事有
上聖皇太后在上爲臣子的誰敢議這大事若依這一
本起來豈不傷了
母后的心王誠等遂將本收拾去嘆言此果實是大事
公意謂此本必寢不行也次日禮部尚書胡公濙
言今蚤
聖上批出一本會多官東閣計議公隨同到足未及
門已聞衆有合准所言之語公心悵悵即與二三

大臣彭文憲公時姚文敏公夔等力主其事登時
寫本封奏
批出不准仍議寫本再進後數日內臣馮讓出與公
言曰前日王官人拿來計議那一本說道止有你
一人不肯
南城爺爺也聞得這語喜歡延至五月初二日
上竟易之時廷臣大都怵于利害無敢異詞間有一二
底柱中流亦無如之何故一時陞職者甚衆致有
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已而亦欲擢公保
傳之職公固辭不受
○按粵瀆史記并吾學編云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七
日
上皇北狩二十日
皇太后即已誥立
上皇長子為皇太子至景泰三年四月廣西都指揮黃
玹陰圖奪庶弟黃珊嫡珊思明府土知府也玹使
其子領數千人夜破府城滅珊家支解珊父子俱
甕中瘞後圍時珊僕福童識玹子脫走憲司訴玹
子狀巡撫李公棠發玹罪置獄玹懼遣千戶袁洪
奏請易太子號號曰
太祖百戰而有天下期傳之萬世
上皇輕身禦虜幾喪社稷不有
皇上臣民何歸今踰二年
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
皇上即全天叙之倫誠恐事機叵測語曰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願早留意萬一委愛子於他人寄空名於
大寶悔之晚矣
景泰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議且令釋玹
罪陞都督廷臣唯唯皆是黃玹奏遂命禮部消吉
詔立己子御諱見濟為
皇太子改
上皇皇太子為沂王先是惟恐大臣不從各

賜金銀圓寶陳公循感
上惠之不可虛遂秉筆草詔有天佑下民作之君實貽
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句惟
王公直得所賜寶扣案頓足嘆曰此何等大事乃
出蠻夷耶及
上皇復位玹飲藥死斷棺鞭屍子皆伏誅焉

四月獨石馬營等處遇虜失守

朝廷命孫安鎮撫萊盛協贊安盛度龍門關且戰且守
入城完復如舊公因上疏言邊務事
上即命下該司行之

○按言行錄云景泰三年四月山西獨石馬營等處遇虜失守議者欲棄之于公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即搖動矣乃薦都督同知孫安鎮守右參政萊盛協贊軍務二人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入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擒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稅課餘粮于官凡官中用費悉取給焉公以此因上疏言邊務事大畧謂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參將并諸指揮等官占爲己業以致軍士無近便田地可以耕種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已行之明效著在史冊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田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柰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疏入
上甚偉之即命下該司行之

○又按王氏鏊曰商公此疏誠識邊務之大者夫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之策兵

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漢趙充國營田內無費外有守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東起震武西逾雲川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者何哉

六月初四日太夫人解氏八十壽旦公偕盧夫人暨

良臣公稱觴庭下

四年癸酉公年四十歲

六月初六日

上特賜戒慎自持銀印一顆

○按黃公華行實後跋云公立朝言動舉止謹重如一所謂即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者矣知臣者莫若君故特命製戒慎自持銀印以賜禮意何優渥哉

七月十三日再次女生

○按譜畧云公生再次女命名妙清不幸五歲而殤亡葬於泉溪

十一月初三日住公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階嘉議大夫復

贈祖父父各如公官祖母贈淑人母封太淑人妻封淑人時

上知商學士有八袠老毋故特此以寵異之

○謹按

制曰國家選用文學侍從之臣必預經筵館閣論思之務既畀之以重秩復加之以宮僚非徒寵任夫賢才實欲有資于裨益此

祖宗以來之令典而有國有家所倚同自非心術醇正之良學問優長之士曷足以膺是選咨爾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商輅學問疏通器識明偉素著嘉譽為國近臣發跡賢科以至事朕咸暢顯融敭歷侍從暨遷亞卿並領機要論思獻納克展布于才猷講讀訓謨每盡心于啓沃兄嘗際于艱危之務克贊佐于弘濟之功夷險不易其心夙夜匪懈其力宜特伸於眷注用弘錫以寵綏可特授嘉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兼經筵官如故於戲守始終之一節尚屬賢勞懋忠敬之小心豈煩訓飭往欽哉

職光我命辭

制曰婦人之德如玉在璞人雖見璞而不見玉而其含輝光雖山不能秘故有令德懿行而不得聞於人然能助相於夫自不容以不著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商輅之妻安人盧氏出自名門嬪于賢士既克勤于相助可無進于顯榮誥命之頒宜從夫貴茲特加封為淑人命服之

萃賁於姻族尚綏壽福永賚厥家

制曰夫君子有德惠以及其親疎遠邇之人故使其世有賢裔以任我股肱心膂之職天既降祥以報其孝慈朕宜推恩以顯乎天刻為大臣之先可無增秩之寵爾商敬中乃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輅之祖積德累仁既蘊而弗耀始謀遺慶乃久而益彰天祚于厥家俾世濟於其美致朕丞弼得爾令孫宜有寵章以顯異數茲特

贈爾為嘉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服茲恩榮昭于永世

制曰古者婦人之貴以因其夫或因其子與孫蓋非夫與子孫雖有過人之德首俗之行無所託以表見于世今朕輔臣有賢祖母育德勵行以成其孫追賁幽靈可無寵命爾胡氏乃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商輅一祖母積德既深流慶亦遠致朕丞弼得爾令孫有恩榮以旌所本今特贈爾為淑人賁命之榮式表其漢

制曰朝廷有賢賢之政以寵大臣必逮其親親之心以嘉孝子故親雖有攻而禮可無贈封夫凡加恩之無窮政徼勸忠於不已必寵以畀輔之職乃足為德善之光爾贈儒林郎翰林侍讀商仲垣乃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輅之父蚤有四方之志出遊千載之辰展布才猷敷宣政理民懷乃德慶及後人孜孜心膂之臣為爾

能之子五頒寵數以示異恩茲特進贈爾為嘉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享此光榮永賁幽壤

制曰顯親揚名雖人子之大孝惟恩錫爵實朝廷之典章故謹身勵行獲顯用于當時斯報德酬勞用光榮于後世此仁之至義之盡也爾太安人潘氏乃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輅之母溫柔惠和克相君子篤生賢嗣為國輔佐效用聚朝稱予良弼懋賞所自宜有榮章茲特加封為太淑人尚其歆承永綏祿養

時河南等處水旱民多流移又北直隸等處軍民被難賊寇散者所至有司一切驅逐不容潛住公上疏言

招撫流移填實京師事

上從之下戶部施行

按疏畧云果能敺令復業豈為不美但恐前頃地方及素無產業之家有寧死道路不願復業者若驅逐嚴迫必致失所乞

勅以畿內順天等八府計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屬歷年閑地方酌量多寡四散安插及時勸課三五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庶流移得所京師填實強本安邦莫急於此

又疏言保定伯梁瑤宿師征苗蠻川廣湖貴若於饋餉乞

命勅歸

又已已徵發畿甸諸郡民兵暫禦京城有司遂為常例民借怨苦請悉放歸以全大信

紫金倒馬白洋諸關隘每歲遣操軍更番守備而近關之軍却赴京操請兩易之便

又臨清總兵駐州參贊及兩直隸屯田官凡增置者請漸次裁抑

又舊時各學教職多用畿內緣薦舉者內多學問膚淺禮貌麤疎不堪為人師範乞

勑該部將見保來儒士發回本處鄉試照例出身自為
教官俱於副榜舉人三十歲以上者選除
上悉采納發該部行之
○按行狀云所疏備邊防守潮臨華冗員放民兵以
全恩信公舉選以來異才累千餘言俱關
國體公能言無不盡而
上皆聽之雖遺可見一時之君臣相與以有為矣

五年甲戌公年四十一歲

二月奉
上命主考會試天下舉人遵
上命中武彰藝等三百五十名
○按會試錄序畧云
聖朝倣成周賓興賢能之典斟酌隋唐以來進士明經
之制三歲一開科取士良法美意行之愈久而益
精以故得人之盛超越隋唐而比隆成周焉景泰
五年春復當大比禮部前期以考試官請
上命臣輅往涖其事及內外執事官遴選其人以充臣
等受
命兢惕誠恐智慮弗逮有負
朝廷求賢之盛心誓殫公忠力求報稱仰惟我
國家酌古準今羅詩賦之制以經義論策試士必歌
造理精純立言簡切而弗戾于經于道者始克中
選崇雅黜浮於斷備矣今諸士子以科目進其造
理固已精純立言固已簡切于經于道固已弗戾
然所見者言耳行將奉

大廷之對膺不次之擢其何以副
聖天子簡賢圖治之意亦惟踐其言行其學以求弗背
于初心使德業有闕操履無玷隱然以成周之士
自處則庶乎科目之充斯文之幸也因序以勗之

三月復奉

上命廷試彭華等三百五十人

五月力救建言禮部郎中章綸監察御史鍾同免死

須史

○按言行錄并行狀碑記俱云時因
上所立皇太子遘疾殤殂章綸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
其一謂
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刑封是
上皇之臣也宜率群臣朝見
南宮以敦同氣之至情復
沂王于儲位以定天下之大本云云
上大怒會鍾同亦手疏請朝
南宮復
沂王為皇太子俱縛下錦衣衛獄拷訊不伏復加炮
烙之刑體無完膚俱在濱死一日朝退
上召公至
文華殿屏去左右問曰章綸這厮無禮輕議朝廷大
事公對曰章綸所言只是要朝廷依着古先帝王
的道理行恐無別意不必深罪若害了他性命損
了
朝廷體面
上即分付鎮撫司謝通曰將章綸好生問來不許害他
性命公亦謂謝通曰章綸鍾同所言是正理

朝廷亦無怪意須善視之於是監守者日敲尾片片棋子與二人對下常以溫語寬解之是以得免頁史之疚

十八日得一長孫命名汝謙

八月活無辜數千百人

禁抑內侍不得縱勢

○按行狀誌記俱云蘇州寇許良倡白蓮會聚集婦凡數千百人有司捕之坐以謀為不軌議盡其地公言所犯雖衆不持寸鈇安為謀逆洗之罰及無辜斷然不可乃白于

上曰止當以盜論斬倡首者足矣餘黨無知宜悉放之

上從之因得釋無辜者凡數千百人又一中貴被

旨往江南勾解復請以錦衣衛旗校若干名從行曰虎可復假之以翼乎竟不得允而行

十月仲子良臣公考補邑庠生

○按言行錄云景泰戊冬十月公仲子良臣公考補邑庠生時年一十八歲

六年乙亥公年四十二歲

八月力校建言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免疚

○按言行錄云景泰乙亥秋廖莊以上年春雪求直言曾疏言復

儲位事留中今以內艱赴闕給勘合

陛見

上忽念往日疏事命錦衣衛拿午門前杖八十并拿章

綸鍾同各杖一百仍究不已公與監官王誠言曰
天理若該死這等棍不須十下且自古殺諫官者
為不祥
朝廷如此行事我等何顏在此王誠入奏
上意乃釋謫莊定羌驛丞同改徽中無敢
收蹔年三十二綸不改乃禁錮焉

十月十五日季子良輔公生

十九日奉

勅諭編纂宋元通鑑綱目

○謹按
勅曰朕惟古昔帝王盛德大功載諸典謨訓誥誓
之文與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著于孔
貶之書足為鑒者不可尚矣朕既夙夜留

然惟善惡不備則或鑒戒不周顧自周威烈王
于梁唐晉漢周之五代事書于朱文公通鑑綱目
亦天下後世公論所在不可泯也朕嘗三復有得
于心獨以宋元所紀未及預茲竊有歉焉卿等其
以二代史書參酌倣文公例編纂上接通鑑綱目
共為一書以備觀覽應用編纂官屬仍推勤敏有
學識者悉具官職姓名以聞夫稽古右文實朕心
所欲肆命卿等為之其尚精審毋忽故諭

冬不雨雪

上詔春官徧諭群工齋戒卜日祈禱

上即日御齋宮至期昭薦翼日彤雲蔽空郊野盡白公譔
瑞雪倡和歌序以紀一時

聖心與天相流通焉

○瑞雪倡和歌序

皇上嗣位奉天安民一以誠乃乙亥歲冬不雨雪憂形於言曰農所望者三白茲弗一降如吾民何爰詔春官徧諭群工齋戒卜日致禱天地風雲雷雨暨山川百神之在祀典者

命太常寺禮祠具牲牢醴粢盛香帛以俟

上即日御齋宮引咎自省存誠于念慮致敬于淵默而

命惟謹奔走俯伏昭薦祀事越翼日形雲蔽空雪大降郊野盡白遠近一色

上心悅懌臣民懽慶太常博士高閌倡為瑞雪歌一章

贊揚我

皇上以誠格天之盛於時若部寺若詞林若臺憲若門諸法從之臣屬而和之者益衆閌寀次成序

輅為之序輅伏[illegible]

皇上心與天通見於感應之際者屢矣姑以乙亥歲言之先是夏四月弗雨至五月

皇上以旱禱越翼日大雨四郊沾足至秋七月雨甚傷稼

皇上復禱翼晴越翼日雲陰四歛陽光昭晰至是禱雪而雪應兆豐年之祥慰三農之望自非

皇上一念之誠通于天地何以致感召之速如是之弗爽也輅竊以謂天之于君猶父之于子提撕警誡常寓於仁愛之中君之于天猶子之于父敬畏祗栗益嚴于謹呵之日然後天不棄于君君不失愛于天而國祚有永壽祿無疆若唐虞三代有道之世或以風雷或以水旱因天變以省躬益側身而脩德者其明效可驗也

皇上中興大業今年平廣東明年平湖南又明年而北虜滅又明年而西戎殞凡所以易亂為治轉禍為

福者
天實佑之亦由
皇上奉天安民之誠有以致之也
皇上之誠不息
上天之眷愈厚自今以往兩暘時若年穀屢登中國
又安四夷賓服太平之瑞莫大于此輙請洗筆大
書特書為天下
賀先序此以俟

七年丙子公年四十三歲

四月正色綸薦王翺林聰

○按行狀并言行錄云戶部尚書金濂為事調工部
上命太監興安問公誰可代戶部尚書公舉遼東鎮守
都御史王翺翺既取到以金濂又已復職乃留翺
都察院總督兩廣軍務

言會衆舉吏部大臣有言王翺等二三人者衆未召
應聲給事中徐正曰衆人不應必是做不得公正
色曰王翺這等人做不得更有誰人做得衆皆然
之遂定名以進吏科都給事中林聰先因言
皇太子無過不當更易奏牘不肯署名改右春坊司直
郎公密疏薦於
上言以有用之才置之閑散之地宜加甄別遂得復原
都給事中職後聰又忤宰執王公文意會臺臣劾
之本下閣議欲坐聰妄辟公曰這等官若害了今
後誰肯做好人王公文怒曰先生暗要人心公曰
你乃左使殺人王公文擲筆於几曰先生批去公
秉筆不辭乃得左遷國子學正而聰則始終莫知
為公所知公亦
絕口不形於言

五月着兼太常寺卿侍郎學士兼職如故

七月號

請奉還老母

上不允

○按高公穀墓誌云景泰丙子太夫人解氏年已八十四公與盧夫人孝養雖備極

朝廷恩禮固甚渥然老病日侵思歸愈切公重違母意具疏請奉以還詞極懇切不減于李密陳茂烈二公陳情表語

上不許遣中貴諭旨曰母在此豈不好異日若老自當遣人護送蓋謂終為老云

八月二十六日